



中成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第二卷

策別六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

第三卷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四

策別十五

第四卷

策別十六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

第五卷

策別二十一

策別二十二

策斷二十三

策斷二十四

策斷二十五

第六卷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第七卷

秦始皇帝論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第八卷

管仲論

孫武論下

孟軻論

第九卷

樂毅論

韓非論

賈誼論

第十卷

晁錯論

楊雄論

孫武論上

子思論

荀卿論

留侯論

霍光論

諸葛亮論

韓愈論

東坡應詔集目錄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策略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直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



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
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鼂董公孫之流
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
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
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自誠
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
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
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至於終篇既明其略
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
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

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
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
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
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
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
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
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
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
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
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

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亦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

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昧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葸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君者天也仲尼責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天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

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術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

受其病當宁而止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於此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不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丑石皆有敵國相待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出其所以為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不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五口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六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

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蓋不知也二入者
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獲其所以聽後于
于吳者甚厚而有時也其本不強然後以聽後于
吳者甚勞而有時也其本不強然後以聽後于
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後以聽後于
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治有不清則天下臣以
為不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財舉歸之務清則天下
事不辦也今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
舉歸之廷尉天下之責成焉耳夫此三者以持
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以持
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以持
虜失在于過重占者有行人之書也今四方賓客之
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
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黍積之數而已至
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
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也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
三軍吳晉其後楚伍負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李
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
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
違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
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
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
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
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

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必羅天下之俊才
沿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
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
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
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指之使日
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
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略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
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畔也然後天子得優

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
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
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
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爲也於此之時臣知天下
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
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
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
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也移咎
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
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

惟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是此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不足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自襄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

當選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矣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

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以誅雖其維隙
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
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
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
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
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
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
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香之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
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
示其可信則使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

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以方其深思遠慮而未
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
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譴許以至於逐去曾不旋
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
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以矯拂於世俗不可以
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一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
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
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
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
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進其才符堅斬

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以猛得以異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甘心治又如此之勤相湏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尚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湯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天下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緩緩乎若不足以察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之憂也愚者之有方夫之者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工於壅塞關腐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治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求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于利惟恐天下下一日無

事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皆亦自淬厲而不至
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切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主
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
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爪狎遊天下剛健好名
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
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
其能不能者益以施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
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
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真心之士超超而已哉聖
人則不然當其父文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

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
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
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
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
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
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
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
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
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

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闢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忿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

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天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勸天下而作其怠情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

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

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定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失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飾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

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必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天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口又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老者

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兒相承而心不服甘老生腐儒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觀而不相知如此判僞人而已矣夫天下之心既去而張張然抱其空名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亭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但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

於中原出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
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
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
莽一豎子乃舉而授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
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
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喙以
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
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
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閤絕而
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泯是故不為近

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
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受高位
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
簡約不為崖岸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
如坐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
今亦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
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
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
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對相之臣天子所恃以

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
其二曰大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
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
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
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
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
之主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
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
知甘 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
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
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入衆
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應詔集卷第二

策別六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
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
得列而言之蓋其摠四其別十七一曰謀百官二曰
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
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
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
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
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

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
是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
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
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
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
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
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
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踈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
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
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

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
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
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
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
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
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
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
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
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
毛鹵奔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

此宜具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

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與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

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昭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

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書器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

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躰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六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

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

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 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 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_勸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孰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

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
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
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許其寃如許之
於天有不得已而謂其所欲如謂之於鬼神公卿大
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
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
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
舉天下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
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
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

至密舉天下 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
指以爲瑕所 欲與者雖有所乘戾而可借法以爲解
故小人以法 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
耶吏欲有所 毀而末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
王化之所以 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
職不待教令 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
秦事至纖悉 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
麻思還冀州 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
出關郡縣皆 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
纖悉莫不皆 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而爲霸王兵疆國

富垂及升平之百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
大吏奉法不以取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
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
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
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
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
三司天下之由中書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
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
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閔預其事則
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贏虛至于毫毛以繩

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
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
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
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
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
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
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
微莫不舉矣八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
上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晏而論
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急耶臣故曰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則如壅土蔽決矣

策列九

其四曰專任任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一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士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具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比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嘗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

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令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焉治者益以苛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幸戴星而出

見燭而入案牘管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
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有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
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
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
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
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
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
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
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
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

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
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
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
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
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
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得
有所可觀今暮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
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
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而不報政不
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

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列十

其五曰無責難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不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

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天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一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

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必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死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已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

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
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
同類等夷之八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
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
免耳爲法之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
司守令之罪非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
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
不能通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
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
知貪吏小人血世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歎之繼

東坡應詔集卷第三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音者先
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
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
棄之人則其為惡也其
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
誤爲高位重祿以待能
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
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
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
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
然其塞也天然故一介之賤
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
定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
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
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

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日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矣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甘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且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

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善其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

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者可使竭方焉言以
自贖而今世之法一臨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信之不
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
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適
以自弃。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關也。是故歲久
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求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
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
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
富之求。此其勢然也。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
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則

有以少優之也。入貴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待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

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絜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

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

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

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竇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

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
以先期爲督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
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
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
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
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
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
調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

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
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
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
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
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
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
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
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
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
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

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
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
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
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
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
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
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
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
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
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
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
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
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

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
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
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
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
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
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
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
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
冠昏必告喪葬必定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
家士大夫之族亦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

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
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
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
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
法近於迂闊而行之甚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
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
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
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

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

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蹠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凶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

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
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
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
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
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
罰薄稅歛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
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
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
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
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

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
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
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
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
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
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
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
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
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遷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
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

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宿食之費不甚
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
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
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必瘠腴而制
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夫賦之厚賦則
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行門者其輕重
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
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

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
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
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
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
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
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
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墾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
墾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
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
有田者方感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

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
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
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
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
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
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
賦存而其入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
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色則天下之人皆
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
衆則其不幸
其弊者從亦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

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
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
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
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
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
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
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
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
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
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

其數十年之間皆是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
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
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
以有均矣澹雷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焉
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
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
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之如此則一持籌
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
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
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卷第三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策別十六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
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
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
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
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
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
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
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

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

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令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

東坡志林卷四
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

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血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

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之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

乎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耨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

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目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甚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犯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

鄉大惡

之故也

以寬厚

人外以

天下顯

使以歲

入於刑

好訟而

人悅誅

則雖

谷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

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怒為心而士大夫一切

爲稱上意而懦天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

邀雪寬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

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教天下之吏

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

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

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

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

亦如比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

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疆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厚貨命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

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一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民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

知其所以終也蓋亦及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過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或心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

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貪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因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及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不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計以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中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

茶有等則凡衰世苟且之法
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以
壽考今未五六十年而衰老之
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以
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為
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
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未
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
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而
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
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
以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
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
八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
心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
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
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
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
一而實輕以不急之費而
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

救救而賞此縣官有不得
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
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
朝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
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
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
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
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
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
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
淮之間又有發運使賜之

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高
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
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
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
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
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
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季
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

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
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
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
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
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戍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
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卒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
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
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
于事已而兵休則浚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
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

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
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
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
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
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
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
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
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
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
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

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
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太宗躬擐
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
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故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夫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
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
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
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
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

過數百爲葦而

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
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
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
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焉
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章金帛若有所
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
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
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
有均賊與近歲吳剛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
為郡縣之士兵可以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
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
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
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
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田與等是以自弃于賤隸役夫
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糴
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一聞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
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處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
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之邑徒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
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

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日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黼斲之所蟠狎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

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

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至而弃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

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无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言武舉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

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
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
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
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
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
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師之才否莫
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
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
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
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
以見其能凡此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
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The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op part of the stamp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rectangular mark. The visible characters include "北京" (Beijing) and "语言" (Language).



壽